



校园音乐剧《元培校长》走进上海 用摇滚抒发爱国情怀

本版撰文 冯利（上海师范大学） 沈丹（上海建桥学院） 本版摄影 叶辰亮

“我要热烈地拥抱这部剧。”同济大学文学院王洪生教授在看完《元培校长》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一种内心的震撼,能在演出中感受到历史久远的声音。”11月25日,由北京大学出品的校园音乐剧《元培校长》走进上海师范大学,以年轻的、亲民的方式,再现了100多年前风云际会,思想激荡的历史时刻。

《元培校长》是以中国教育家为主人公的第一部音乐剧,该剧以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就任北大校长间大刀阔斧改革,使得北大校园发生巨大变化为主要背景,充满了与历史对话的张力,向青年学生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以北大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演的表演班底充满着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下,大学生蓬勃向上的活力。演员们身着中

山装,手捧书卷,对当时的事件激烈地发表着他们的看法。以刚劲有力的舞蹈动作释放着他们不可阻挡的爱国情,将一腔热血通过慷慨激昂的表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在音乐上《元培校长》是创新的,不同于中国音乐剧节奏缓慢叙事娓娓道来的气质,该剧选择了摇滚的音乐风格邀请了获得艾美奖的美籍华裔作曲家王宗贤先生进行作曲,节奏紧凑、叙事鲜活。摇滚音乐所蕴含的解放气质完全契合了“五四”时期的时代氛围,在本次演出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得到了阵阵掌声,北大70级校友观众还激动地称赞道:“这充分体现了北大兼容并蓄的精神,体现了北大的水平。”在场学生的爱国脉搏在剧场跳动,热情激昂。还有观众表示,今天的演出让她耳目一新,“以前看到的都是话剧蔡元培,而今天的则是歌舞并茂的蔡元

培。采用富有流行音乐风格的音乐剧来演绎人们心目中非常敬仰,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很有创意,也是非常需要勇气。”

《元培校长》表现得虽然是100多年前的主题,展现的是当时文人的人格魅力和知识分子的情怀,可是在今天仍然给人以启迪。《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那个时代出现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教育家前辈蔡元培先生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包容各门各派的精神令人敬佩。他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冲破旧势力的重重阻力,创办新学。

此次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赞赏,《元培校长》的主创们表示:会克服困难,坚定将“《元培校长》校园公益行”进行下去的信念,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感受“五四”爱国精神,使中国音乐剧迎来更多年轻观众。

百年树人在心育 文化兴国路漫长

上个月,北京大学编排的音乐剧《元培校长》在上海上演。百年前的故事,依旧用其人文精神和情怀打动了莘莘学子。

蔡元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也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拖着长辮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

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元培校长》这部剧中,刻薄的督学来到北大,看到这种奇怪的场面后,也不禁嘲讽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理念。譬如他口中北大校园内的精通西学,喜欢读《茶花女》之类读物的辜鸿铭之流,却喜欢相约逛老北京的八大胡同,烟花柳巷之地。一首《茶花女之歌》表面是督学讽刺蔡元培,背后却是编剧者对蔡元培先生的赞扬之情。

确实,在当时的北大校园,正因蔡校长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才使得当时的北大思想荟萃,古今之辩,中西之辩在北大碰撞交融。正像《元培校长》这部剧中,蔡元培校长所希望的,师生能从传统中走出新的自己。对于中西之争辩,元培校长自己唱到:“我研究西学,但我也喜欢兰花,胡适先生的兰花会开满祖国的大地。”

以美育代替宗教

蔡先生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其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

在音乐剧《元培校长》中,蔡元培校长希望学生要做狮子,像狮子一样健全;要做猴子,像猴子一样敏捷;要做骆驼,像骆驼一样承担。做到这几样,方能称之为现代学生。

蔡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

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七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

在北大时,蔡元培就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艺术史,亲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蔡元培更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蔡元培在法国就慧眼识中林风眠,资助其生活。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

重视平民、女子权益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元培校长》这部剧中蔡校长这样说道:“女子有德又有才,德才兼备是新生。”在本校学生的举荐下,蔡元培招收了北大的第一位女学生。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诚如金耀基所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蔡元培任大学学院院长时,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但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就像剧中最后唱到的:“百年树人在心育,文化兴国路漫长。”蔡校长不仅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当今的中国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毛泽东唁电中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至今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挂于北大教育学院的大厅。